

2024“最美的书”：

“素以为绚”是为美

□张鹏禹

12月2日,2024年“最美的书”评选结果在上海揭晓,《我是外公外婆带来的孩子》《阿强》《在 或不在》等来自全国8个省市21家出版单位的25种图书荣获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并将代表中国参加2025年莱比锡书展“世界最美的书”角逐。

“最美的书”是国内重要的书籍设计评选活动,自2003年创立以来,已举办22届,496件入选作品中,有24种荣获“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可以说,获得这项殊荣的图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下书籍设计的水准。在图书市场下行压力增大、纸质书阅读受到电子媒介阅读严重冲击的当下,入选作品既能给出版界提供参考,也有助于唤醒大众阅读热情。总结其共同之处不难发现,都有一种“素以为绚”的美感。

《论语》中,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会事后素。”关于这段对话,经学家历来有诸多解读,这里笔者不揣浅陋,回归字面意,从美学角度将“素以为绚”理解为:极简自然之美,无需过分外在修饰,其“素”即是“绚”。

2024年“最美的书”,美在摒弃奢华繁复的设计,以清新简约的风格感染读者。纵观入选书籍,封面留白多,用色种类只有两三种的不在少数。古吴轩出版社的《苏园六纪》乍一看封面配色普通,实则别有洞天,展开后会发现纸张经过模切,镂空出一面面苏州园林的花窗图案,江南风味浓郁。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的《一二三四五》,墨绿色封面上,上部用手写汉字、阿拉伯数字和异体字灵活排布书名,简单而不失活泼。好几种图书在设计中采用黑白撞色,色彩对比强烈,给人视觉冲击,同时在功能性上起到了划分区域的作用。比如作家出版社的诗集《在 或不在》,左侧白底黑字印诗歌,右侧是由黑底白线组成的图画,一左一右,诗与画相得益彰。追求极简风并不是省事、敷衍,而是在细节处下功夫。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词语中的历史与风景——中国新诗的基本问题》是一本学术书,但内页设计颇为用心。浅灰调的轻型纸上,白色方块灵动地出现在黑色文字栏旁,注释亦有宽度和高度的变化,错落有致。

意大利小说家、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曾在题为《书的未来》的演讲中表示:“书是那种一旦发明,便无须再改进的工具,因为它已臻完善,就像锤子、刀子、勺子或剪刀一样。”其实,艾柯这里所指的是柏拉图“理式”意义上的“书”,也即书的形式、本质。具体到一本书的装帧设计上,并非“无须再改进”,而是要努力做到文质兼美,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许多媒体在报道今年“最美的书”评选时,都说“评委们青睐的依旧是‘文质彬彬’”,也即书的形式与内容巧妙配合,相互阐发。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国植物的味道》是一本寻茶问道之书,封面图片利用精密的起凸工艺,呈现出茶砖的既视感,内页文字也用到茶色,翻阅起来如啜饮清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营造古文观止》是一本古建类图书,设计师将每个章节页开头的文字处理成斑驳、老版本木刻字的效果,配合发黄的轻型纸,古朴大气,充满年代感。西安出版社的《西影的名字叫西影》,内页布局让人联想到电影幕布,对西影的建筑空间和实景元素进行了调色处理,折射出这家老牌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厚度。酒香也怕巷子深,这些图书在设计上已经预告了所呈现的内容,伴随着知识而来的,还有审美的愉悦。

常在网上看到,很多旧书收藏爱好者或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中老年读者,对当时图书封面的简约设计赞

誉有加。受印刷和制作水平限制,当时的图书并没有太复杂的装帧,用纸也十分单一,更谈不上一些复杂的工艺,但“素以为绚”的美感却俘获了不少读者的心。当时的一个流行趋势是,借鉴西方现代艺术,在封面设计中多用抽象形式。学者徐警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文艺类书籍封面的抽象形式时,将其总结为“语义上的抽象”和“非传统的抽象”两大类。简单来说,前者指取材于自然元素的抽象,后者指取材于几何图形或任意图形的抽象,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是二者的结合。相对而言,当时的图书设计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资源借用较少,反映了急于走向世界、面向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社会心理。如今,随着文化自信增强,图书的装帧设计更加注重挖掘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2024年“最美的书”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十竹斋书画谱》用布面材料、刺绣工艺、竹质书匣的设计,融汇古代书画艺术元素与古籍形制,传达出中国艺术的气韵。《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艺理论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文心雕龙:集校版》,封面设计新颖,模切成类似竹筒的样子,与内文柔软的纸张在软、硬、弯、曲方面达至和谐,令人遥想古籍的原初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工匠:紫砂七老传略》出其不意地使用和紫砂茶壶质感相近的封面材料,让人仿佛触摸到七老手心中的茶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以传统文化、民间艺术、非遗等为主题的图书频频上新,赋予了设计师一展巧思的机会。

在今天,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与之相伴的是社会审美风尚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大道至简,素以为绚,书籍的设计也应秉持同样的理念,给予人们真挚美的心灵滋养。(作者系青年评论家、媒体人)

编辑手记

12月2日,2024年“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8个省市21家出版单位的25种图书荣获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包括作家出版社的《在 或不在》一书。获奖评语这样写道:“《在 或不在》是一本小开本的诗画结合的书,书中所有的图画全部为黑色底,文字为白色底印黑色,一左一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选用的手写字体,使诗句更有灵动感,与绘画相得益彰。书口处的筒子页运用模切工艺,漏出五个部分的标题文字,章节页粘帖黑色纸与图画产生了不同黑色质感的对比。整体设计收放自如,使读者的阅读轻松舒适。”

《在 或不在》是一部诗画集,共100首诗,每首诗配一张诗人创作的线条画。这些诗和画简约而深刻,充满着一种大道至简的禅意美。在构想全书设计时,我希望这部诗集可以有一种阅读和视觉上的亲和力,更好展现诗画融合的意境,传达出自由空灵之美,读者可以在工作生活之余,轻松地阅读和欣赏诗画,并可以借鉴这样的创作方式,读诗、抄诗、写诗,为诗配图,这是件参与感强又赏心悦目的事。

本书的设计师是南京的周伟伟老师,这也是我们的首次合作。周老师是十分低调的设计师,联系到他颇费周折。周老师看过诗集,说内容挺有意思,我们进行了对本书装帧设计的初次沟通。经过近一个月的沉淀构思,周老师发来版式初稿,并与我商量。初步设想是一个平装或精装,要有一点感觉上的东西在里面,整体的感觉还要比较简约,希望设计为一黑一白、一白一黑的页面,有黑白循环的翻阅感。我非常赞同周老师的设计构想,这与诗集的内容融合度很高,可以更好地展示诗与画的意境之美,也与我整体诗集的感觉和理解一致。

设计的大概已经有了,还要进行更多细节上的深入思考。又过了一周,一个星期,周老师突然问,如果诗的标题和内文用手写体,你敢尝试吗?我说倒是敢尝试,但要征求下作者的意见,毕竟使用手写体排版是很小众的设计编排方式。作者很快回复说尝试创新很有意思,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于是,我和周老师又一次确认了手写字体的清晰精准度,确保不会

有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内文版式也在此刻敲定了。这个过程听起来似乎非常顺利,其实设计师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入思考和寻求灵感,真正落实到沟通上,就是很简单和浓缩的语言,心领神会,意在言外。回顾这部诗集从前期确认设计风格到后期制作的过程,每个环节、每个细节,从始至终,作者、设计师、编辑都能相互理解,达成一致共识,实在难得。三方的默契与共识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后续的制作之繁、耗时之久,我们虽在此之前有心理准备,却也没有想到每个环节都是对经验水平、工艺精准度和耐心耐力的严格考验。第一关是选纸。诗集使用的纸张并不是价格高昂的特种纸,但对纸张的质感和柔韧度有一定要求。设计师希望整本书的质感和手感是顺滑柔韧的,在选纸上颇为用心,终于找到一种韧度适中又平价的纸张,并且选定了两种规格制成样书,在克重和平滑度的选择上反复比对,确定纸张。由于纸张的纹理会使书页在翻阅时产生微妙的力,设计师提出要沿着纸张的顺纹来印制,以保证视觉和手感的舒适,翻书时感到手上的细微阻力,也希望是均匀且平衡的——就像在制作中国传统服饰时对帛、缣、罗、绸的织法和图案纹理的选择一样,诗集的所有纸张,都是沿纸的顺纹进行印刷切割——纸的顺纹在翻页时阻力更小、更舒展,诗的意境仿佛也在这一刻延伸于纸外,余韵留于指尖。第二关是调墨。诗集是黑白页穿插的折页设计,设计师希望黑页呈现微微通透的效果,黑页的背面采用纸张原色;白页的部分则要背面印成黑色,从白页这方面看,底色就呈现出如生宣纸被淡墨微微晕染的效果。仅调色试色这一项,就前后进行了十几次调试印。



纸墨常雅,理念常新

□翟婧婧

如果说之前的环节是独具匠心,那接下来的设计理念更具装帧艺术价值。考虑到诗集每辑的辑名只有一个字,在书籍的设计上,既要避免冗繁,又要突出细节。设计师就产生了一个灵感,在每辑的翻口上面打一个圆孔,黑白页面对折后,这个孔在灰色的翻口处错落有致地延伸,每一辑的辑名便清晰呈现在圆孔处。此设计理念虽好,但在工艺制作上能否落实,还是未知数。我们又请苏州一家印厂的师傅上机论证,终于切割出圆润饱满的圆孔弧度,此方案可行!至此,全书设计工作完成。

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是尽量依托材料的本色,利用纸张的质感、黑白灰的层次过渡和精细的印刷技术呈现艺术创意。这个设计思路和印制工艺能否圆满衔接,细节雕琢的精细度是否能被完美呈现,可谓毫厘之间见真功。为保障衔接顺畅,我们认真遴选印厂和纸张,确定全程的印刷细节,奔赴天津的印厂车间,紧张有序地进行现场试色和印艺比对,确认每个环节和细节。特别要说明的是,诗集中文采用的是传统装帧方式筒子页的设计,手工折页,复杂的排版,十几次调和墨色,反复上机论证,经过了十几道手工工序和几十道机器工序。对设计细节精益求精的传统,源自作家出版社深厚的文化和设计美学底蕴,从早些年出版的铭文、简书、陶文、玺印字编,《全敦煌诗》和四大名著系列的精美装帧设计,到近年一些文学图书的装帧设计,无不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韵之美。受这样的装帧美学启发,我们的初衷是继承和发扬传统装帧文化,同时吸纳现代工艺技术,在继承传统制书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让更多读者从一本诗集的装帧设计中获得更多传统文化的记忆,使古代纸墨间的优雅与现代简约艺术理念融合创新。

回顾“最美的书”从最初酝酿到制作呈现的过程:作家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对我们设计方案的赞同和支持;出版部全力寻找能完成制作工艺的印厂,李卫东老师协调和指导印制的流程环节,并一同下印厂车间磨细节;印厂高质高效完成印制工作,等等,才有这部诗集设计理念的全方位呈现。12月2日上午10点10分,周老师发消息称,说《在 或不在》获得了“最美的书”,我们互相祝贺。听说诗集即将加印,周老师马上表示还可以尝试质感更柔软的纸,问是不是还有时间选纸和完善细节,我们从获奖的喜悦立即转入对加印细节的讨论。获奖是收获,也是新的开始;做书就是精益求精,没有止境。“最美的书”凝聚着作家、设计师、出版社、印厂对图书出版的热爱和共同努力。希望对“最美的书”的分享,可以带来更多关于图书装帧设计和传统文化传播方面的灵感与思考。书为世间第一风雅。希望我们能有更多“最美的书”奉献给读者。(作者系《在 或不在》责编)

创作谈

文学的救赎

□晓角

我今年21岁,写作已经五六年了。回忆往事时心里一片安静,好像童年一个人坐在河边,听着水流淙淙的声音。

我想起了家人,我爸爸是一个农民,我的性格里有一半的他。他不识字,却却很敏感,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跟别人的关系。他很容易,但也一辈子都不成熟。小时候他常和我讲他的舅舅、哥哥,讲村里的传说故事。他讲过一个叫“暮虎”的鬼,那个鬼很懒,白天蒙头大睡,一到日落就起床,去林子里跳舞,吓唬暮归的农人。我小时候很想看看这个孩子气的暮虎长什么样,一直没看到。后来,我长大了,一个人去了山西,才知道这是我爸爸用山西的墓虎传说无限美化后讲给我的。他还讲过一种灰色的鸟,这种鸟住在树林深处,幼鸟靠母鸟喂大后,只有吃掉自己的母亲才能飞翔。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怪鸟到底叫什么。我小时候,他经常和妈妈打架,吓得我整天哭,我一度怕他也怕他,拼命远离他。如今他老了,我想起他,越来越觉得心酸。他在村里经常被欺负,没有解决的办法,就只能跑到人家家里去撒泼威胁,搞得大家都觉得他神经兮兮,这点我也像他。记得有一年,我们村里有个老爷爷,冬天站到房顶上去扫雪,扫着扫着,从房顶摔下来,把腿给摔伤了。我爸爸飞奔进老爷爷家里,把他仅有的几瓶云南白药全部送给他那个摔伤的老人。我说:“你送给他,你以后受伤了咋办?”他说:“哎呀,管不了那么多。”其实他是个好人。

我妈妈现在也老了,她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也许她在回忆年轻时的事情,也许什么都想不起来。她十几岁的时候,为了考学,特别努力地学习,但是最后没有考上,她就因为这个受了刺激,从一个聪明要强的人变成了我的妈妈。今年秋天时我做工很累,有几天都在做同一个梦,我梦见她猛然醒过来,从她的人生里醒了过来,用最快速度收拾好行李,一个人去了远方的城市。她变回极精明聪明的她,我在梦里想救她,和她道别,但她是她自己。我的写作开始于一种极端的时刻,我那个时候还小,但每天都很痛苦。如今想来惭愧,惭愧当时有些痛苦太幼稚。如果我真有什么天赋,就是我天生擅长把事情往极端了想,也可能是因为环境,我很快就知道了生活无奈的一面,所以我当时像走在一个极深极深的山洞里,不知道黑暗里有什么。是什么都有,还是什么都没有?这山洞有没有必要往前走,山洞外面还有没有人?我不确定,我很害怕,于是把自己的感受胡乱地写在纸上,这是我给自己找到的出口,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一个秋天的下午,写着写着我突然灵机一动,也许文字能给我一条路,让我走出大山,那种痛苦到极点的感情,或者说快乐的情感,都必须记录下来,然后我开始研究怎么投稿。

后来我得到很多极善良的朋友的帮助,我其实不能说是个缺爱的人,因为我一路上,我真的得到了很多的爱,我在读书见人见事慢慢地学会了反省,其写作最不该的,就是号哭式的发泄,我慢慢考虑技法,学会克制,学会修改,这不仅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诗歌负责。不能幻想别人会因为我痛苦,就认为我的作品

是好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诗歌本身也是,诗神偶现人间,我应该感谢,不应该把自己的发泄称之为诗。我在慢慢学着写,未来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生长。

手捧诗集《三天过完十六岁》,我渐渐悟到诗歌成型的过程也是我逐渐成长的过程。文学是救赎吗?是的,真的是的。我曾经痛苦的点是我幼小时就得知了人世的无奈,我太早就明白,我作为一个农村的,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女孩子,如果不是自己想办法走出去,就会过上我妈妈病了以后的那种生活。这感觉非常恐怖,我特别的苦闷,极度的害怕。我无法面对,无法面对这个跟我期盼的世界完全相反的现实世界。我渴望幸福的家庭,渴望快乐的童年,渴望小伙伴儿,渴望这个,渴望那个,但我得到的都与这些相反。我没有办法,对真正的生活又一无所知,所以幼稚的我只痛苦。我痛苦的点又在于什么呢?难道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我又细想了一下,我痛苦的点在于我无法改变、无法面对,因为童年的我,在幼稚的我的想象里,是一个正常的、快乐的,就是活在现在的电视剧里那样的小人物。我应该那样长大,所以我接受不了现实,也改变不了现实。那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是我精神的路,我走出家门的路,我这么多年飞出茧壳的路,一条让我慢慢找到自己、接受自己的路。

我阅读,阅读萧红、鲁迅、王小波、赫拉巴尔、布考斯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让我渐渐地明白,哦,原来大部分的人生和他设想的都是不一样。人生本是不完美的,这样的人生反而更精彩。



《三天过完十六岁》,晓角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9月

我现在也还是在慢慢地体悟,但我因为阅读,看到了更真实的样子,这个世界除了痛苦外的更真实、更具体的样子,这样可以打开我的心。诗渐渐成形,我变得坦然,我慢慢地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不美好、不强、不完美,让我好好地在这个世界上自洽地生活。

终于,我学会了同情别人,学会了为尊重而克制自己的表达欲。这是文学在我身上生长的痕迹,我在成长,我在变化,在慢慢地学习接受自己的同时,我的文学也在成长,它在慢慢地走向成熟。我在慢慢地向一个真正的诗人、真正的写作者靠拢。文学和写作对人的效果,其实并不在于它是否有可能解决物质状况。文学真正拯救我的,是让我明白我是谁,我在哪儿,让我明白我的心。程砚秋有句唱词很妙:“休恋逝水,苦海回身。”当我能写下这些时,文学已经给了我真正的救赎。

《三天过完十六岁》(书摘)

□晓角

午后

坐在青草长出的土路上  
独自  
春天在跟前奔跑  
是个孩子  
他嬉笑着,玩手指和新生的花朵  
像所有孩子那样不懂事

坐在青草长出的土路上  
久久不动  
太阳是明亮的  
很大  
村里的几个女人坐在河岸边  
谈论着青春与收成

亲爱的人  
春天是个好孩子  
他穿着粗布衣服  
他很勤俭  
他阳光每天  
为他梳洗双手和头发

远方的人  
村里发生了件大事  
我想我有必要告诉你  
几棵大树,参天的那种  
在上个星期日下午  
被伐走了  
一生的岁月被偷尽  
就像,父母

草地上只留下自己  
和细细的  
幼嫩的年轮  
在春孩子的陪伴下返老还童  
环顾一生

三天过完十六岁

我看过了荒草  
于是我冬天  
我路过村庄  
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  
三天,一天寄给母亲  
做成布  
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  
白发  
一天送给父亲  
烧成夕阳  
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  
六条沟的山路  
最后一天  
……  
这最后一天  
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  
和锡林河  
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  
飞走  
并与猎人无关  
我是路上的长生天  
一步出生  
一步死亡  
一步彷徨